

寒虹劍

卧龙生 著



寒
紅
劍

卧
龙
生

下 册

第四十四章	含沙射影.....	(731)
第四十五章	西湖之约.....	(749)
第四十六章	彩蝶飞腾.....	(763)
第四十七章	风尘遗迹.....	(780)
第四十八章	倩女狂歌.....	(796)
第四十九章	豪气干云.....	(812)
第五十章	痴梦魂飞.....	(829)
第五十一章	夜寒孤影.....	(846)
第五十二章	黄河远上.....	(859)
第五十三章	水月轩歌.....	(877)
第五十四章	孤影寒梅.....	(895)
第五十五章	龙争虎斗.....	(909)
第五十六章	晓月残霞.....	(925)
第五十七章	潇湘夜雨.....	(942)
第五十八章	牛斗寒光.....	(954)
第五十九章	白虹遗祸.....	(973)
第六十章	南下三湘.....	(989)
第六十一章	古屋之谜.....	(1003)
第六十二章	隐者狂歌.....	(1021)
第六十三章	南岳泪痕.....	(1035)
第六十四章	千尺岩下.....	(1050)
第六十五章	情天恨海.....	(1066)
第六十六章	神剑千秋.....	(1082)

第四十四章 含沙射影

这些，都落在丁伟的眼中，因为他还未摸清对方门道，一时间，倒也无法插手。

本来，他真怀疑老和尚，已看出自己行藏，倒也耽了几分心事，此时既然有人出面。老和尚所指，自是另有其人了。如此，他却能好整以暇地，来一窥视隐秘。

当下也就故作不解地，仍要店小二送来饮食，先自饱餐一顿。

因为他难得有一顿丰美的食物，虽然他袋中，尚不乏银两，只因他自小就过着飘泊的生活，在古穴中，多以山果，兽肉充饥。自己行道江湖，也终日奔驰在天南地北，即是投店，他对饮食，亦并不注意。

他经历愈多，丰美的食物，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有似锦上添花。因为年龄和体力的需要，对他来说，无疑地，已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一个人，静坐榻上，运气调息了一番，他此时，心静如止水，意动若神明，全身上下，血脉循环，更没有那种汹涌澎湃，似浪似波的感觉。

夜静，同他的心境差不多，那五个中年文士，似是毫无所获，又回到旅店中。那胖大僧人，亦未再发出朗朗之狂笑。

“哼！凭他们这些东西，也想来……”后面的话，被一

阵轻笑所打断。丁伟更有几分迷惑。

因为他无法辨认这些人，是正是邪，他本欲纵身而出，但为着掩饰其行藏。故不愿轻举妄动。

“如果就这般失之交臂，也未免太丢人了。”他自言自语着。

终于，他缓步踱出院中，但不禁愕在当地。

那个胖大和尚，五个中年文士，都相继纵出。而且怏怏惶惶，面露戚容，有似丧家之犬一般。

丁伟判明他们奔去方向，略一沉凝，就返身入室，丢了一块碎银，放在桌上，也纵身而起。

虽然他起步在后，却施展了绝绝世神功，故飘忽间，早已越过数人。他选定一株，枝繁叶茂的古树，藏身其间。

因为他预有准备，神行移步，在他武功精进后，更是快捷无待。故不仅旁人无法看出，连他自己，对这飘忽的身法，乍一施展时，也殊觉心惊魄动。

这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胖大僧人，大红僧袍，在夜间，虽然看不出烈火般的刺目。也有一种令人难以形容的感觉。五个中年文士，面露凝霜，亦步亦趋地，紧随身后。

丁伟如果此时，对六人暗下下手，只是举手投足之间的事，但他是个光明磊落之君子，尤其尚未查出对方门路。

虽然从他们这鬼鬼祟祟的行动着，显然绝非正派人物。

就在他微一沉凝之间，胖大僧人，冷冷地问道：“玉面罗刹，怎么同你们说的。难道这一场争夺……”

他的话，问到一半，就倏然止住。两道厉芒，扫了五人一眼。

“本来玉面罗刹，说是一只‘玉鼎’，相赠给大师，只要你去参加重九之会，这只为武林中，人人皆欲争夺的玉鼎，她也不愿再要，免得担忧受怕。”那个身着黑色长衫的文士，朗朗地解说。

听他发言，铮铮有声，其内功基础，显然可见。但以他一副朗朗风神，若与魔头们为伍，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但活生生的事实，又无法使人不信。

丁伟不愧为当代数异人之徒，心思慧敏，固然他还未曾摸清胖和尚来历，但能领会出奸人的鬼计来。

只是这个胖大和尚，连五个中年文士在内，皆被玉面罗刹，这个女魔玩弄于股掌之间，犹不自觉。

他如果此时出而点醒迷津，不仅不会相信，说不定还得引起许多无谓麻烦，或被人误认为，自己也专属意于这皇室宝鼎之上。

但他如何来防止这件事的变化，当下即施展出精湛气功，以传音入密之法，向那胖大和尚道：“皇室宝鼎，已为天山神魔携去，你们还空等什么。……”

胖大和尚，耳际一阵响声过去，忙四周打量，那里有人。

顿时老脸上，也骤然变色，但他总算沉着，见五人豪无反意。谅系这传音入密，只是对他一人而发。

当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诸位贤弟，我们已经丢人到家。现在就请随同，返回金山寺去。”

他微微一顿后，又道：“不过，重九之会，我总得去会会那天山神魔。”……

说完，大袖一抖，当先就走。五个中年文士，也紧随身有似急弩离弦般，迅速离去。

丁伟脸上，露出笑容，他虽然施出了心计，但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也没有什么不安。

尤其他已听出胖大和尚，要回金山寺去。如果自己料得不错，他当是金山掌门人。智能禅师，只是为什么他会与玉面罗刹，搭上交情，倒是令人难以费解。

不过，一个显明的事实，群魔们，先欲制造内争。尤其欲以玉鼎来惑乱视听，弄得武林大乱，以减少重九之会的实力。

但以智能禅师恁般道德之士，也居然为一个贪字，几成武林遗恨，倒实在令人难今置信。

就在他一顿感怀，对于未来武林之争，真还不知道如何结果，正在想得入神之际，两声媚笑，即划空而逝。

丁伟心中一动，他料定必是奸人鬼谋。忙又微微纳气，以观变化。

倏地，月下林中，出现两个人影，金黄色披风，散着闪闪金光。另一个瘦长身影，看不清面目。

“师傅！你老人家，异日独霸武林，必须先昭告武林天下，我是你唯一传人。”那女子带着几分媚气地说道。

丁伟见着那金黄色披风，早就血脉偾涨。不必再看，此人正是玉面罗刹。那个瘦长身影，也必是枯竹君无疑了。

他本欲纵身而下，制住这两个魔头，但他想看看彼等，究竟有何鬼谋，也就隐身起来。

果然那形同骷髅人，先发出两声尖笑，震得枝叶摇晃不已。

丁伟早已将人中之人的神招，稳住四周，故那一株古树，倒未显得太多摇动，否则他的行藏，也必将暴露了。

“师傅，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来呢？我们西湖之约，恐怕赶不及了。”玉面罗刹，十分忧戚地说着。

“他们不来，我们就顺道去一趟金山寺，不怕那秃头不先为我们挡头一阵。”枯竹君也漫应着。

丁伟心思，何等敏捷，此时已洞悉其奸。他不愿此时出手，但他要寻得大觉禅师诸人，以免坠其诡计中。

当下乃故技重施，冷冷地喝道：“贼魔，你们鬼计，岂能瞒过我老人家。你们欲以两只伪品，来惑乱视听，老实说，重九之会前，你们再横行一步，我就先置你们死命。”

他以“隔山唱和”及“传音入密”之法，两种绝世神功，任是枯竹君眼高于顶，目空一切，此时也不禁一阵愕然。

玉面罗刹也被这蚊语所怔，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猜不出，此人为谁，但武林中，对他们行踪能瞭如指掌者，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以玉面罗刹的武功与诡诈，却使得武林中，无人跟正眼相看。

这时，连枯竹君在内，都憋住了，好半晌，欲声不得。他们打量着四周，没有任何发现。但却欲静候着变化。

丁伟点出魔头鬼计之后，决心先赴金山寺一行，如果他不以实言相告，说不定那个莽和尚，真会因看那只伪是实宝鼎，不惜与武林拚命。

他更要赶到西湖，以破坏玉面罗刹，刚才所谓一西湖之约的计划。

当下乃长身而起，“贼魔！我要说的，都说了，你们酌量去行吧。”他仍是以“传音入密”之法，向两人说话。

语落，白影一晃，竟驭空飞去。

两魔虽然看见白影晃过，但未曾看清人影来。尤其以两个魔头在江湖中的地位，十数丈之内，先有人停身于此，也竟未曾发觉，焉能不愤怒交集。

但两魔只是对望了一眼，都未说出，两人的心中，也不禁晃过一层寒意。

玉面罗刹故意欲冲淡这不调和的气氛。先自媚声媚气地笑道：“我以他们真出什么三头六臂人物，原来是先隐在此间，偷听我们的谈话。……”

枯竹君未置可否，但他一向桀傲成性，虽然明知对方武功，绝非自己之下，甚至或有过之。他绝不曾低头服输。也就放声尖笑道：“既然如此，我们仍按预定计划进行。我们先去金山寺，找过智能秃驴，再去西湖践约便了。”

他说得不急不徐，对刚才种种，好似全已淡忘，或根本未发生这一件事。老魔的深沉，令人佩服。

且说丁伟虽然在表面上，制伏了几个魔头，但心情却十分沉重。所谓力挽狂澜，兴灭继绝，荡群魔，靖寰宇，实非一人之力。

这就想到了黄静仪、卓玉君、赵春霞，还有那个韩姊姊。

如果他们都在此间，这一连串的事，都可迎刃而解。

不过，他要竭尽所能，将自己所见所闻，转告武林同道。以免被其所愚，甚至将贻武林之羞。

他去势奇速，只是白影一晃之间，因为驭空飞行绝技，在目下武林中，尚无人可以媲美。

他更欲在枯竹君和玉面罗刹之先，赶到金山寺，同时他只能以女魔以两只假鼎，欲使武林中，相互杀伐，自己再坐收渔利。

田野倒退，树影横飞，东方泛着鱼肚色时，一抹大江，白雾冉冉上升着。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

“我这一夜功夫，何止奔出四五百里路。”他自言自语着。

“小施主，别来可好，我望了好久，这一缕淡烟，原来是你的驭空飞行。”说完，竟朗朗地一阵大笑，震得空际，回音历历。

丁伟闻言一惊，回头见是大觉禅师，正从后面狂奔而至。登时精神大振，忙抱拳一揖，道：“老前辈可有所发现。”

他的说，闷得含糊其词，究竟问什么发现。连他自己也未作深思。

因为大觉禅师，是追赶黄静仪而来，故丁伟问他，有所发现，是问他的静妹妹呢？还是霓踪呢？

大觉禅师，两眼连眨，只是一阵朗朗之笑声作答。

丁伟似被这笑声，触动心怀，登时面容一整，道：“老前辈来得正好，晚辈正感分身乏术。”

大觉禅师，本想打听他近来精进的武学，因为他从丁伟驭空飞行中，已发现许多精深博大之处。

但因为丁伟面色沉重，似有大事一般，这才一整面容，道：“小施主，有话敢请直言，如老僧能力所及，无不遵命。”

他微微一顿后，又道：“此处非说话之所，前面金山寺，智能禅师，为老纳忘年之交，先去扰他一顾，我们再慢慢细谈。”

丁伟听说前面就是金山寺，脸上顿时绽开微笑。当下朗朗说道：“此乃天意，非人力可为之者，如果晚辈独往，智

能禅师或疑信半参，或竟以晚辈，有所图谋。”

他的话，无头无尾，弄得大觉禅师，也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楞楞地，望着丁伟，出神着。

丁伟又复淡淡地一笑道：“晚辈还要赶往别处，故此事拜托老前辈，务请智能禅师，以武林大局为重。”

大觉禅师朗朗地笑道：“小兄弟！你是怎么啦！我被你愈说愈迷糊了。”

丁伟双颊不由微微一热，忙也正容道：“老前辈稍安毋躁。待我将前后经过说出。老前辈，也应迅速赶返少林，准备重九之会了。”

旋将自己在武夷山附近，遇见群魔密议，经已打造两只与那皇室宝鼎，式样相同之“玉鼎”，他们故以一只为重九争夺之目标，并在重九之先，以一只出现江湖，以引起武林争夺。

复将自己如何遇上智能禅师和五个中年文士，自己如何以传音入密之法，故意说出玉鼎被天山神魔带走，智能禅师始偕挟五人归来。

他沉思有顷，才歉意地一笑，道：“我当时为着不使智能禅师，蒙此不白之冤，故意编造一套谎言，诚为不敬。不过我早就料到，群魔正欲藉金山寺，来为他们代受武林的杀伐。或者，竟因此而陷入一场争夺的漩涡，造成一片腥风雪雨，不待重九之会，他们已达到坐收渔人之利了。”

他一口气说完，大觉禅师，早气得钢牙乱咬。

丁伟又复将枯竹君与玉面罗刹，即将送那只伪造玉鼎到来，或者要放出不利于智能禅师的谣言。因为他们说到西湖之约，晚辈必须赶往。故这一件事，务请老前辈，迅速赶

去。

大觉禅师面色沉凝，道：“小施主仁心义胆，老僧那敢不遵命，惟金山寺，近在咫尺，小施主不妨入内稍歇，再赶赴西湖如何？”

丁伟淡淡地笑道：“老前辈夸奖，晚辈不胜汗颜。但寸阴宝贵，幸愿能在枯竹君等人，到达之前，将此事与智能禅师说明，则不仅武林之福，亦金山寺之福了。”

说完，深深一揖，正欲告辞。

身后却传来一声佛号。丁伟闻言，见正是那个红衣胖大和尚。

大觉禅师一见，正欲引见。智能和尚，早晃身而出。

“公子神人，智能为一个贪字，几貽武林羞。……”

说时，面色铁青，似是气愤过度。

丁伟见智能禅师出面，也不免有几分尴尬，倒是大觉禅师心直口快，道：“玉面罗刹选上了你这个和尚，倒是福气不小。”

智能禅师恨得直咬牙，道：“老秃头！你留点口德。现在是如何善后问题。……”

丁伟道：“二位老前辈，既然均已洞悉其奸谋，不仅是善其后的问题。依愚见，除峻拒其伪鼎外，并即连络武林同道，准备重九之会。并将奸人的鬼计，公诸社会。”

他说时，望了一下天色，见红日已上三竿。这才向大觉禅师道：“禅师，也应早日返少林寺了。如见着恩师，请代为致候，重九之会，大师务必早临。……”

说完，白影在阳光下一晃而没，“智能禅师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老秃头，这娃儿是人，还是神。以他不及弱冠之

年，武功竟超出一个甲子以上之人的修为。”

大觉禅师也朗朗地笑道：“天地灵秀，尽集此人一身。岂是你这山野僧人，可以想见。”

他面容一整道：“倒是那玉面罗刹再来，你当如何处置。”

智能禅师也朗笑道：“为着金山寺的香火，为着智能的清白，我当尽集金山寺僧，并将那个他们自称为皇室的什么宝鼎，供诸于寺外坛上。老僧亦当出尽金山寺僧人，先赴白帝城，以待重九之会。管它什么玉鼎不玉鼎。……”

大觉禅师闻言，不禁笑出，“我说你山野村夫，毫无见地，你这不是在重九之前，先来了一次金山寺之会吗？这正是奸人们所企求的。虽然你率全寺僧人他去，武林人来此，岂不有一翻抢夺，说不定这只伪玉鼎，还认为是你所伪造，这就群魔的移祸江东，一石两鸟之计。却也不能辨得。”

一番话，说得智能和尚，面上红光更炽。但一时又实在筹不出两全之策来。

大觉禅师朗朗地一笑，“野和尚，附耳过来，待贫僧授你妙计。”

真是好笑，这两个武林高人，智能禅师称他老秃头，大觉禅师又叫他为野和尚，好似秃头和尚都与自己无关似的。

智能禅师不住地点头，更一扫那犹感之色。

大觉禅师，两只大袖一抖，人也顿失踪影。朗朗笑声，仍震荡在空际。

这里又恢复了惯有的平静，江边大雾，亦已散尽。万里山河，在一片绿野中，浩浩江水，不竭地流着。

一场震惊宇宙的浩劫，被丁伟的先见，化解于无形之

中。

他自离开两个高僧之后，找着一处饭店，饱餐之后，打了去杭州的捷径。

他不原太惊世骇俗，干脆就在那旅店中，歇了下来。反正在天黑之后再走，也不会耽误路程。

谁知他这一觉醒来，却几乎误了大事。

虽然他的武功，已经出神入化，略一调息，就可恢复体力，不过适当的睡眠，对他来说，仍是非常重要的。

故他头一落枕，就沉沉睡去，而且一连串的美梦。使得他月来愁绪大展。脸上不时绽开了笑意。

终于，被一阵清叱暴声所惊醒，但天色早经入暮，他拍着自己的头，恨道：“我为什么恁般好睡。”

那一声暴喝声过去，又传来阵阵金铁交鸣之声。

丁伟顿时心头一紧，忙招来伙计。算清房饭钱之后，就向外走去，他早已留意金铁交鸣之声的方向。

故出屋之后，即施展出神行移步来，闪晃之间，就扑奔当地。

这里是一片竹林，依山畔水，风景十分幽美。金铁交鸣之声，就传自这竹林中，但据判断，这拼斗之声，时间已经不短。而疑风过去，拼斗之人，都是施展了精湛功力。

丁伟晃身而入竹林中，他欲先看清这形势之后，再如何出手。

但当他略一打量之后，一阵噤噤之笑，就传入耳际，虽然觉得这声音好熟，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来。

“小弟兄！只要你乐意，这小妮儿，就送给你做媳妇，那时好好地孝顺我老人家，此后多听我的吩咐。”这声音也

传自林中。

丁伟心中暗骂道：“好魔崽子，有我在，岂容你无法无天。”

他正欲纵身而入，另一个沉重而略带童音的人说道：“老人家，你只管放心，我实在喜欢这妮儿，你那怕要我立时死去，我也甘心。”

丁伟闻言，这说话之人的声音，好似侯怀忠一样。

登时不由得心中一紧，“如果真是那是那个畜牲，……”忽然又想到那喋喋之笑声。“哦！原来又是这个人魔。”

林中，竟又同时传出一阵大笑，这里显然人数不少。

他再也忍耐不住，因为侯怀忠，还有那喋喋怪笑……这心念陡转，人已霍地拨起，迳向竹林中纵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魔——万成的罪恶面孔。侯怀忠这小子的馋相。另外尚有六个虬筋栗肉的大汉。使得这竹林中，显得零乱不堪。

那个娇小的身影，正面向群魔，不知道她是气极，还是真力消耗过度。每发一招，必得微微蓄势。

北魔和侯怀忠，一味游斗着。丁伟又看见竹林中，还躺的几具尸体。显然他们拼斗的时间，已经不短。

丁伟一向嫉恶如仇，尤其对于众凌寡之拼斗，更恨之入骨，此时他见着北魔等人，定知被困之人，必系名门正派者。

故心中不觉大愤，待他入得林中，心简直要跳出来。

因为那娇小身影的绿色衣裙，在黑夜中，不曾看出。丁伟咬着下唇，星目中似要吐出火来。

他决定如何除掉侯怀忠这小子，虽然他是乾元上人所抚养，这种欺师灭祖的东西，谁也容他不得。

更何况他自投入魔头们麾下，终日以为害社会，杀人斗狠为乐事，若不早除，后果不堪设想。

他故意将脚步放重，每一举出，皆发出裂土石崩之乱响。群魔果然闻声知惊，守在外面的六个大汉，竟当先而入。

六股劲风，快逾闪电，同时扑出。

丁伟双臂微抬，一迎一送，连声闷哼，连声巨响，他们来得快，也退得快。六个人，嘴角都流着血。

那娇小身影，此时也回过身，也似被这连声巨响所怔住。但当她接触到，丁伟灼灼逼人的目光时，星目中也涌上了泪珠。

她似恨极了这批魔头，玉掌蓄势，凌厉无俦地，直向北魔劈去。北魔和侯怀忠，也听出响声，闷哼声有异。

正欲回头，不料这一掌功力惊人，竟大异以往她所发掌力，忙闪身让开。

她这掌力更是妙到厘毫，仅仅发出一半，即倏地收回。当北魔闪身让开，她的玉臂，竟自一收一送间，转向侯怀忠劈去。

这小子虽然也听出林中异响，但他却因色迷心窍。他亦发觉劈向北魔的掌力有异，他正自昏昏然。

万未料到，变生俄顷，眼前骤然一黑，一股热风扑到，他的又矮又粗的身体，竟被劈起三四尺高，登时口中涌出一道血来。

原来少女正是黄静仪，这掌法也就是她新近练成的“恨

金戴铁手法”。尤其在她凝劲蓄势之下，力道更是奇大。

就是在平时，侯怀忠那小子，也难以经受得了，何况他还毫不在意，岂有不摧枯拉朽的。

也是这小子倒霉透顶，黄静仪全力一击，顿时他血翻气塞，昏了过去。

这是恶人应有的报应，也给这小子尝点苦头，他只以为自己的武功，无敌于天下，连教养他成人的乾元上人，也未放在眼中。

北魔见侯怀忠倒地，心中大惊失色，获救之势，他也想藉此溜走。

丁伟抬臂间，一缕微而不劲的罡风，直扑而出，北魔只是冷哼一声，就扑倒在地。

黄静仪睁着一双惊疑的星目，望着丁伟，因为这种武功，她还是第一遭见到。

“静妹妹！……”他十分激动，竟尔语不成声。

黄静仪也是星目含泪，缓缓地向丁伟身侧移动。

终于，一声伟哥哥之后，就扑入丁伟的怀中，四条胳膊，紧紧地搂着，四片嘴唇，也合住了，两个人影，在月光下，也凝为一体。

只有两人的心跳，这宇宙只有他们存在。虽然地上，还躲着许多丑恶的面孔，他们死的死，伤的伤。……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月亮从云际中，又露出笑脸来，也好似对这一双璧人的重逢，深致贺忱。

黄静仪缓缓推开丁伟的双臂，露着无限娇羞。“伟哥哥！你刚才施展什么武功，将这老鬼制伏。”

“这是恩师集武学玄奥，名为“关山遥指”，在十丈之